

一口老井的前世今生

冯冬梅

李少华

出水来。条件有限，打井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用铁锹一点点挖开表层泥土，用钢钎、铁锤一点点凿地下的岩石，用绳索一筐筐从井下将碎石拉出井口。钢钎断了几十根，绳索断了接、接了断，再断再接。打井队的党员干部和村民衣服不知磨烂多少件，手上不知磨了多少血泡。当井往下打到30多米时，没有见到一滴水，一块巨大的石块露了出来，大家心一下子凉了。是停下还是继续，村民们看着党员干部。

“打！再难都要坚持，一定能出水！”再次请人勘察后，村干部给大家吃下定心丸。党员禹大才是石匠，他和其他党员干部到井底，用凿子一凿在巨石上打眼，然后用土炸药炸，井上的人再用绳子将一筐筐的碎石块拉上去。一天，上面的人把一筐碎石往上拉时，一块碎石从筐中掉落井下，正好砸中禹大才左肩，鲜血顿时将他的棉衣浸透。看到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危险的地方，始终抢干最累的活，群众深受感动，男女老幼自发加入打井队。从春到秋，从秋到冬，从冬到夏，打井始终继续。1952年夏，这块厚度达几米的巨石终于被打穿。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打穿巨石的那一刻，一股清泉涌出。

“出水了！我们有水了！”大家喜极而泣，在井口燃放起长长的鞭炮。有了井，美好生活就有了奔头。

饮水思源。1954年2月，村民为“四眼井”立碑撰文：

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下，我村人民为了吃水问题受到不可形容的严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和帮助下，1951年，由村干部禹大林、李瑞品、宋维珍等领导全村人民和大自然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至1952年春，又由转业军人禹大香同志继续领导打井工作，禹大香同志及全村干部在打井工作中深刻关心人民利益，以身作则、团结群众。在劳动中起到带头作用，常深夜不眠，黎明即起，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至1952年夏，终于完成了打井任务，使当地人民都能在本地得到了水吃，解决了全村人民有史以来的严重灾难，这是我村人民在生活上开始美好的转折点，全村人民一致体会到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才能打成井来。今后，我们要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旗帜下战胜一切灾害，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60多年过去了，当年打井的人大多辞世，榴园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口井却被人们刻意保留当年的原貌，成了榴园村的地标。当年的“打井精神”也代代传承，榴园村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

“老辈人给我们留下了‘四眼井’，更留下了‘打井精神’！”在村党总支书记宋兴真看来，“打井精神”就是村里的传家宝。有了这种精神，光秃的荒山上可以榴花似火，可以硕果飘香。有了这种精神，荒山坡上可以建起我国第一座以石榴为主题的石榴博物馆和游客服务中心。

不忘初心，用实际行动向打井的祖辈父辈致敬！为满足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里的党员干部带领大家大力发展石榴产业和旅游产业，榴园村先后摘得了“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AAAA级旅游风景区”“安徽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桂冠。

青山掩映绿水环绕，小桥流水凉亭小道，白墙红瓦风韵。榴园，让大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新时代的“四眼井”更是焕发了生机。2015年烈山区把“四眼井”作为烈山区红色教育基地，不久，“四眼井”纪念馆也正式开馆。此后，淮北市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四眼井”作为党员教育基地，一批批党员干部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我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打井的故事，以前那没水的日子太苦了。”站在“四眼井”边，刘正德表情渐渐凝重起来。那时的榴园村籍籍无名，贫瘠的山地上种粮靠天收，植树不成材，山坡石间零星生长着一些石榴树。山路崎岖，石榴熟了想要运到最近的集市也要走上10多公里的山路。最让村民们难过还不是这些，而是祖辈们没打出一口能出水的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贵如油”是当时的写照。干旱常年困扰着榴园村，不用说灌溉农田了，就是村民吃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宋村和赵庄去肩挑手提、车拉驴驮。村民们祖辈们都盼着村里能打出一口水井，浇灌瘠的土地，浇灌出幸福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村干部决定带领大家把祖辈们的梦想变成现实。1951年春，村里的禹大林、李瑞品、宋维珍等党员干部看到村民每天为水发愁，便坐在一起合计：打井！打一口能出水的井！他们一面找人勘察山势走向和地形，确定打井的具体位置，同时组织起由青壮劳力和石匠组成的打井队，开始向梦想出发！

“听我父亲说，当年他跟着党员在打井队是没有工分和报酬的，全是我们自觉无偿出工。”刘正德说，当时大家感觉跟着党员干部干，肯定能打



在远离尘嚣的雪域高原、蛮荒的冻土上，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个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

雪狼大白

小亮

大白合影；干部下山，要与大白认亲。乌龙布拉格不能没有大白，干部战士也离不开大白。如今14岁的大白已是乌龙布拉格的四朝元老，除了以前的郑副排长也就是现在的郑连长，谁的资格也没它老。

然而，此刻，它的死期到了。哈萨克牧民图克尔迪正张罗着结婚的大儿子病了，是可怕的肾积水，只有雪狼的肾能解这个围。可是，整个北塔山就乌龙布拉格有这么一匹雪狼。图克尔迪住在营区已经是第四天了，他愿意出高价，甚至愿意用三峰骆驼换。起初，郑连长和哨所战士们都舍不得，但毕竟是人命关天。况且图克尔迪又是拥军模范。最后，征得林业部门同意，郑连长摆摆手，说，什么都不用讲了，给你雪狼肾就是。

现在，郑连长就站在胡杨树下。月光从树缝间洒下来，形成黄菊般的花纹，镀上了一层亮光的雪山，也闪烁着银器般的光芒。

夜影婆娑，山风呜咽。月光下，大白两颗宝石般湛蓝的眼珠闪闪发光，与大白四目相对，郑连长鼻子酸楚，热泪瞬间涌出眼眶，他单膝跪地，使劲抚摸着大白的脊背，搓揉着他的脖子和脸颊上的毛，揉捏他粗壮的四肢，仿佛要把对它的亏欠全都抱回来。此时，大白大概已从郑连长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却不闹腾，只是偏着脑袋，伸出舌头，轻舔主人下巴上的泪滴，喉咙间滚出一串串沉闷的声响。郑连长解开绳子，大白伸了伸脖子，原地

兜了几圈，又站回郑连长身边。大白立起前腿，用头拱开郑连长的手臂，把狼爪在郑连长手心一贴……郑连长握紧狼爪，极力忍住再抱它的冲动，仰头向天，使劲眨着眼睛，让泪水全部落在心里。想当初，刚发现狼崽儿时，它似团棉花躺在地上，听到声音，耳朵突然竖立，爬起来像盲人一样摸索到郑连长脚下，那神奇的一刻已深深镌入郑连长的脑海。他不禁心生怨恨：你有着舞蹈演员一般的腰身，你有着长跑运动员一般的四肢，你倒是跑啊，你只需腾身一跃，我便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呀！然而，大白却毫无逃离之意。

“大白呀大白，我真拿你没办法！”于是，郑连长平端

鸟龙布拉格边防哨所郑连长醉了。

郑连长不善饮，但此时他脚前却东倒西歪地躺着两只古城大曲的空酒瓶子。醉眼未必朦胧，从窗口望去，高原则正好把山顶的岗楼和持枪的哨兵套进去。熟悉的场景提醒他，近乎苛刻的戒酒令正是他亲口宣布的，但他还是亲自违反了。他喃喃自语着，毕竟是特殊而又特殊的一次例外呀，况且，接下来还有一项艰难的任务，得由他这个北塔山上最高军事长官去亲自完成，而他又是

气绝，断无驯服养之可能。

郑连长得到这匹雪狼完全是一个意外。14年前，郑连长还是副排长。一天，他带领战士们顶着风雪去巡逻，当行至58号界桩的黑熊沟时，坐骑突然止步嘶鸣不已。郑副排长尚未弄清怎么回事，便有一道白光腾空而来。于是，一场人、马、狼的混战就在这风狂雪猛的环境中展开了。一条左前肢拖着兽夹的雪狼，一次次趴在战马的背上，又一次次被郑副排长的枪托捣下去，战马皮开肉绽，郑副排长也浑身



哨所的日子过得百无聊赖，今天是昨天的复印，明天又是今天的翻版。大白的出现为战士们增添了无限乐趣。

那么的不情愿啊。

“嗷——嗷——嗷，呜呜……”一声凄厉的狼嗥，似从扯裂的喉咙间迸出，血腥味四溢，把本已黯淡的夜色吓得越发深沉，竟平添几许悲凉。郑连长酒醒大半。他知道，这时节，全连官兵不会睡，都在从不同方向看着他，等待着他的行动。他拉开房门，抓枪在手，踉踉跄跄来到院子。又是一声长啸，声音响彻四野，北塔山微微震颤，片片积雪从屋檐纷纷坠落，拴在胡杨树下的老狼，东扑西窜，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急躁和不安。这便是“大白”——一条绝对肥硕而又略显苍老的雪狼。一般的狼，栖息山地平原，昼伏夜出，结群而动；然雪狼非也，它出没于雪域高原，毛色亦与雪岭冰川别无二致，无论雌雄，多为独行，能做百里之奔袭，有袭击马队之胆量，一旦被困，必然拼死相抗，直到

是血。但雪狼却不肯放弃进攻，直到力尽气绝。就在毙命雪狼尸体旁的树坑里，一只比猫咪大不了多少的小雪狼，哆哆嗦嗦、瑟瑟发抖，体毛蓬松芜杂，如同蒲公英花丝，似乎微微呵口气就会飘然散去，样子可怜兮兮。

郑副排长理解了老雪狼的疯狂。

濒死的狼崽，触动了郑副排长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想要保护它的愿望油然而生。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轻轻蹲下身子试探着鸣、鸣、鸣地叫了几声。小雪狼浑身猛烈战栗起来，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乍见曙光，立刻循着声音，跌跌撞撞地爬过来，爪子抓着郑副排长的裤脚，吃力地向上攀爬。郑连长将饼干含化送到小雪狼鼻下，小雪狼一股脑地往嘴里吞。小雪狼尚未睁眼，完全凭着听觉和感觉爬向郑副排长，这何尝不是一种缘？那一刻，他猛然相信

狼确有灵性，冥冥中自有天意牵引。

后来，猎人说，呜呜声正是母狼殷殷唤子声。郑副排长将小雪狼抱起，暖在怀里带回驻地，就在乌龙布拉格营区的院子里建起了只

都说狼是喂不熟的，但郑副排长却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以为，狼的特点就是野性和疯狂。城里的宠物，一脸媚态，摇尾乞怜，这种“熟”他是不屑的。在郑副排长看来，失去狼性的狼已经不能称其为狼，比狗还不如。所以，奶期过后，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活物抛向雪狼，以激发它的狼性锻炼它的搏杀之技，也把小雪狼一回回地放入荒野，让它尽可能地张扬其疯狂。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小雪狼却没有逃向雪山，而是在乌龙布拉格营区扎下根来，且见风猛长，迅速成为一匹威武而又凶猛的大狼，通体棉白，牧人称奇。

没过两年，这大狼就有

了“大白”的雅号，其毛飘飘，其嚎汹汹，其奔腾腾，成为全连战士的乐趣和宠物。夜半狂风起，大白一声长嗥，就是最准确的信号；马匹炸群，大白接连不断的低鸣，就是无声的命令。战士复员，要与

大白立起前腿，用头拱开郑连长的手臂，把狼爪贴在郑连长手心。

起冲锋枪，对准了大白的脑袋，大白却是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郑连长的手颤抖了，迟疑了一下，狠心一扣，“叭”的一声，大白的脑袋往后退了一下，但还是高昂着，艳丽的血从眼角流出来。郑连长不忍心看它活遭罪，“哒哒”，打了一个连发，大白又艰难地挺了一下脑袋，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哀鸣后，轰然倒地。郑连长拖枪便走，趔趄几步，竟撞在电线杆上。

“连——长！”所有房间都传出战士们悲痛的叫声……

十八个月以后，图克尔迪的儿子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举家欢庆，要请乌龙布拉格的客。两峰骆驼的东西驮进了营区，郑连长却只从骆背上抽出一瓶古城大曲酒，洒在大白“就义”处，其余全部拒绝。

雪狼——大白，雪峰上的王者，那个在长歌声中独步荒野的生灵，在古城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记。

雪山之上，那一抹孤傲的身影从此成为永恒。

配图：周力 婉婷 画



大白走了，无法言说的哀伤笼罩在全连官兵心头。

拜谒文昌宫

梁浩

新时代的“四眼井”更是焕发了生机。2015年烈山区把“四眼井”作为烈山区红色教育基地，不久，“四眼井”纪念馆也正式开馆。此后，淮北市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四眼井”作为党员教育基地，一批批党员干部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用实际行动向打井的祖辈父辈致敬！为满足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里的党员干部带领大家大力发展石榴产业和旅游产业，榴园村先后摘得了“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AAAA级旅游风景区”“安徽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村”“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示范村”的桂冠。

青山掩映绿水环绕，小桥流水凉亭小道，白墙红瓦风韵。榴园，让大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新时代的“四眼井”更是焕发了生机。2015年烈山区把“四眼井”作为烈山区红色教育基地，不久，“四眼井”纪念馆也正式开馆。此后，淮北市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四眼井”作为党员教育基地，一批批党员干部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我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打井的故事，以前那没水的日子太苦了。”站在“四眼井”边，刘正德表情渐渐凝重起来。那时的榴园村籍籍无名，贫瘠的山地上种粮靠天收，植树不成材，山坡石间零星生长着一些石榴树。山路崎岖，石榴熟了想要运到最近的集市也要走上10多公里的山路。最让村民们难过还不是这些，而是祖辈们没打出一口能出水的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贵如油”是当时的写照。干旱常年困扰着榴园村，不用说灌溉农田了，就是村民吃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宋村和赵庄去肩挑手提、车拉驴驮。村民们祖辈们都盼着村里能打出一口水井，浇灌瘠的土地，浇灌出幸福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村干部决定带领大家把祖辈们的梦想变成现实。1951年春，村里的禹大林、李瑞品、宋维珍等党员干部看到村民每天为水发愁，便坐在一起合计：打井！打一口能出水的井！他们一面找人勘察山势走向和地形，确定打井的具体位置，同时组织起由青壮劳力和石匠组成的打井队，开始向梦想出发！

“我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打井的故事，以前那没水的日子太苦了。”站在“四眼井”边，刘正德表情渐渐凝重起来。那时的榴园村籍籍无名，贫瘠的山地上种粮靠天收，植树不成材，山坡石间零星生长着一些石榴树。山路崎岖，石榴熟了想要运到最近的集市也要走上10多公里的山路。最让村民们难过还不是这些，而是祖辈们没打出一口能出水的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贵如油”是当时的写照。干旱常年困扰着榴园村，不用说灌溉农田了，就是村民吃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宋村和赵庄去肩挑手提、车拉驴驮。村民们祖辈们都盼着村里能打出一口水井，浇灌瘠的土地，浇灌出幸福的生活。

新时代的“四眼井”更是焕发了生机。2015年烈山区把“四眼井”作为烈山区红色教育基地，不久，“四眼井”纪念馆也正式开馆。此后，淮北市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四眼井”作为党员教育基地，一批批党员干部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青山掩映绿水环绕，小桥流水凉亭小道，白墙红瓦风韵。榴园，让大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新时代的“四眼井”更是焕发了生机。2015年烈山区把“四眼井”作为烈山区红色教育基地，不久，“四眼井”纪念馆也正式开馆。此后，淮北市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四眼井”作为党员教育基地，一批批党员干部在此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我小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讲打井的故事，以前那没水的日子太苦了。”站在“四眼井”边，刘正德表情渐渐凝重起来。那时的榴园村籍籍无名，贫瘠的山地上种粮靠天收，植树不成材，山坡石间零星生长着一些石榴树。山路崎岖，石榴熟了想要运到最近的集市也要走上10多公里的山路。最让村民们难过还不是这些，而是祖辈们没打出一口能出水的井！“无井渴死牛，十年九旱贵如油”是当时的写照。干旱常年困扰着榴园村，不用说灌溉农田了，就是村民吃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宋村和赵庄去肩挑手提、车拉驴驮。村民们祖辈们都盼着村里能打出一口水井，浇灌瘠的土地，浇灌出幸福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村干部决定带领大家把祖辈们的梦想变成现实。1951年春，村里的禹大林、李瑞品、宋维珍等党员干部看到村民每天为水发愁，便坐在一起合计：打井！打一口能出水的井！他们一面找人勘察山势走向和地形，确定打井的具体位置，同时组织起由青壮劳力和石匠组成的打井队，开始向梦想出发！

土

穹

凤

应了这天公的美意

随了热气腾腾的民俗

挖来我塞北的阳春白雪

包一頓饺子

爱你无声默默

默默揉进这雪的纯洁里

摘下岸风杨柳的翠绿

采来三月桃花的馨香

用今夜华夏儿女的双手

用心用情，用义

调制香气浓烈的陷儿

给祖国母亲包一頓饺子

包过去热爱

包过去众志成城

包过去我们对和平的珍惜